

种田老把式的父亲

■谢祥涛

父亲不识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种田人，田地是他的战场，收获的粮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是一个种田老把式，无论是提耙撒种还是犁耙地扬场，田里的活没有不精通的，在种田这行当里，父亲是绝对的行家。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在土地上摸爬滚打，在我的记忆里，他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好像没有父亲村里的农活就没有人能干似的。父亲的手很巧，农闲和晚上，他用山上砍的荆条和竹子编成筢子等，换回来零用钱，用于解决我们的学费。

父亲一生老实勤劳，但特别爱研究种田的方法和技巧，我童年时，父亲每天都是干的最重最累的活，干的总是人家不愿意干不了的活。我问过父亲：“您就不能干点轻松简单的活吗？”他说：“习惯了，重活累活总得有人干，别看这些重脏累的活，都是技术性很强的，别人怕是干不好。”父亲很享受干活的过程，他干活不用蛮力，善于用巧劲儿，经常“独创”一些省力省

时的好方法，干活时经常面带微笑，劳动效率极高。记得有一年，队长让他和另外一个人犁水田，总共是5亩多，队长“欺负”父亲分他犁3亩多，父亲连问都不问，驾牛就干，在犁田的过程中，父亲用改进的新方法进行作业，结果比那人提前一小时完成任务，这让队长刮目相看。其实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听人安排，从不推辞。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劳动是我们的本色，人要不怕吃亏，只有多吃亏才会逼自己快想办法，办法多了劳动就省劲了，劳动效率也高了。父亲一辈子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吃亏中总结出很多的种田技巧，最终成了种田的老把式。

生于大别山脚下的父亲，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几亩田地七零八落地分布在大山深处的沟沟壑壑里，多年来，父亲春种秋收，一个人，在庄稼生长的间隙里，还放牛和积肥，种菜卖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消耗了毕生精力，父亲辛劳的付出让我们一家人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父亲已经

将他的一生融入这片虽然贫瘠但他依然深爱的田地之中，一生不眠不休，不离不弃。而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虽不至于五谷不分，但我着实愧疚。无论是犁耙地还是割谷，都稀里糊涂马马虎虎。这对于作为种地老把式的父亲而言，是看不上我所做的农活的。也许是父亲不希望儿子像他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父亲也没有固执地传授我更多的农活技巧。

父亲已经离开他深爱的土地近四十年了，他那老把式的种田技术和本领至今村里也无人能超过。如果父亲今天还在，他一定会为他的那些种田技术落后了而着急，会进行努力改进。但如今现代化建设已经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种田已经很轻松了，不用像父辈那样辛苦和披星戴月的劳作，而且收成是好多倍增长。父亲在土地上勤劳的身影将成为一束光，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路，激励着我在人生的路上不惧困难勇毅前行。



感恩有您
庆幸有您
承载着诞生与希望
节日快乐！愿永远安康！



夏日的思念(外一首)

■吕成玉

夏日的风情
在六月酝酿发酵
炎热一浪高过一浪
涌向家乡的柏油路
蜗居钢筋水泥之林
呼喊总被乡音拽长
那时萦绕于心的缱绻
濡湿了亦梦亦幻的思念

掠过绿茵参差的田野
我看到父亲的音容笑貌
穿越流年的星河
浮现在蛙声如歌的仲夏
一米八零的个头
撑起老屋的重负
一脉世代相承的善良
擦亮了十里八乡的口碑
用一瞥清澈的眼神
校正着儿女的言行
将一颗挚爱的心撕碎

分给每一个孩子
父亲如炬的目光
照亮攀登书山的阶梯
导引横渡学海的云帆
在浩浩长风中破浪
一个悄无声息的决策
定格我传道授业的人生
工作与生活的重负
在叮咛与嘱咐中卸下
笔耕不辍的执著
携着父爱走向诗和远方

村庄的四季
始终交织着袅袅炊烟
父亲的身影总是
牵着日出日落
往返于乡间路
闪烁在一座麦田
与朝阳拔节的缝隙

往事，隐没在夕阳的余晖
唯有村庄的山水
激荡日益枯萎的心田
唯有思念的情愫
在夏日的雨季缓缓流淌

父亲的爱
父亲的爱，是绵绵春雨
滋润儿女的心田
四季葱绿，默默拔节
穿过六月朦胧的雨帘
我看到，父亲眼中播撒的希冀
已枝繁叶茂，瓜瓞绵绵
正葳蕤后辈的家园

父亲的爱，是肥沃的土壤
种植善良忠厚热情
收获家族人丁兴旺
我人生的田园

因吮吸丰富的营养
长出大片的诗歌灵感
漫满雨露
父爱是取之不尽的素材
思念是吟唱不绝的诗行

父亲的爱，是和煦的阳光
温暖家族每一个细胞
抚平了抚儿育女的惆怅
挺直脊梁的子孙
赓续爱的基因
汨汨流淌

在这雨水泪水交集的日子
我要捧读父亲的爱
再次品味其厚重与隽永
缅怀言传身教的每一个情景
让安息于故土的父亲
庇佑子孙茁秀
四季顺安

光流影

■孙虎原

退休后住进城
市，生活条件优越
了許多，可是再也
嗅不到草地庄稼菜
园散发的芳香，听
不到河滩塘坝此起
彼伏的蛙鸣……而
且时间一长，对季
节的更替也很淡
漠。

近来炎热，翻
看手机日历才发现
已是“芒种”节气，
脑海里便闪出一絲
惦念——遥远故乡
老屋檐下的燕窝还
“后继有人”吗？此
时孵出燕宝宝没
有？

莽莽山塬，每
当老农手执犁杖吆
喝着黄牛在田野春
耕的时候，燕子就
从靠近海岛的南方
飞越万水千山来到
北方，选择靠近山坡田野的农家檐下
筑巢。

燕子小巧伶俐，尖窄的翅膀，加
上剪刀似的尾巴，构成漂亮的流线体
形；身穿黑色外套，配一件洁白的
衣衫，精干利索；“唧溜溜”的叫声，
仿佛幽谷中奏响的竹笛，清脆悦耳；
捕食蚊蝇，对环境大有益处。因为这
些，备受人类喜欢。

燕子选择筑巢地相当谨慎，能避
风挡雨，没有其他破落隐患，主人家
丁兴旺安居乐业，无过多猫猫狗狗的
潜在危机。即便如此，它仍不忙于动

工，而是反复试探。如果张罗至窝时
主人做出驱赶反应，燕子就知趣地离
开。

当年我正是父母膝下的顽童，与

分门另户的兄嫂们同住一个大院，土
石窑洞八九间。窑脸前拉有一根晾
衣服的铁丝，燕子特别乐意圪蹴在这
根铁丝上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梳理
羽毛。为了吸引燕子安家，哥在窑檐
下钉些小木橛。

终于，一对燕子开始在我和父母
居住的窗口上方垒窝了。它们不辞
辛苦，从水岸边衔来湿泥，其中还要
夹杂一根草茎，就着小木橛有次序地
堆叠。据说，燕子的唾液很特殊，和
在泥中有较强的黏合性。也别瞧不
起那根草茎，它增强了泥的拉力，使
燕巢更加坚固。我常常呆站在院子
里，看燕子一趟趟把黄豆大的泥团填
充在窝的缺口处。父母多次劝导说：

“你要站远点，不能拿着竿子晃荡，
那样燕子怀疑你伤害它们。”

两只燕子大约经过一周多劳作，
终于将燕巢垒好，像半个柳编的小筐
嵌在屋檐下。燕窝从外表看毛毛
糙糙，内里却很光滑，然后铺上细软
的杂草、羽毛、破布等。这一系列施
工和装修过程，显示出燕子高超的
“工匠”技术。

一对燕夫妇住进自己搭建的新
房，就开始产卵繁衍后代了。那是它们
最幸福的时光，每天早早起床落在
对面铁丝上，“呢呢啾啾”将熟睡中
的主人唤醒。有时会招来好多同伴，
场面异常热闹。我不晓得它们是举
办一场特别的演唱盛会？还是庆贺
好友乔迁新居？

过了些日子，连续几个夜晚见铁

丝上有一只燕子不回巢。我把此事
告诉父母，他们说那是另一只燕子在
窝里孵蛋。半个月以后，忽然听到燕
窝里有“咯咯咯”的声音。两只燕子
繁忙地往回捉虫，每一次回来蹲在巢
沿口，里边就有四五只“黄嘴丫”张
开，争先恐后等待喂食。

燕子是捕捉飞虫的能手，有时像
箭一样直窜云霄、有时一个俯冲垂落
下来、有时上下左右翻飞、有时贴着
地面或水面掠过……凭着千变万化
的飞行技巧，猎物手到擒来。因此，
燕宝宝成长很快。

约莫25天以后，燕孩子的羽翅
基本丰满，开始在燕爸燕妈的指导下
学习飞行与捕食，活动范围由小到大
由近及远。看着它们兴旺发达的景
象，我们全家人非常高兴。

……

我从童年到青年时代，始终住在
乡下有着八九孔土石窑洞的那个大
院。寒暑易节年复一年，燕子来了又
去了又来。我相信，第二年飞来的
这一对，还是上一年相濡以沫、同甘
共苦、形影不离的那一对吧，或者
是它们的孩子。

燕子每年到来，总要把巢穴彻底

清理一番，有时还要把窝加高加固。
记得冬天燕子离去的时候，燕窝也曾
被损毁过，但来年还是在原址上重新
建起。“燕子不住愁人家”，有一窝或
几窝燕子惠顾，全家人似乎有了信
心，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
共建和睦幸福家庭的方向努力。

人到老年，时常生出对往事的眷
恋——故乡大院老屋檐下的燕窝，是
我茫茫人生路上难忘的记忆，是绵绵
回忆中特有的快乐。

因为这件事，我也想到了自己以
前的几位老师。第一位，是我小学二
年级上学期的数学老师，叫丁永祥。
当时，他来教我们的时候很年轻，我们
叫他“小丁老师”。因为还没结婚，丁
老师住在小学附近的一间小屋里。
每天晚上放学，他总会召集我们班的
一些学生，到他的小屋里，给我们辅导
数学。那个时候，我们农村孩子的学业
没现在这般繁重，从没上过“课外辅导”，
丁老师算是开了先河。当然，他的辅导
是纯义务的。这位小丁老师，尽管只教了
我一个学期，但在我心中

目里，他是最好的老师之一。

迄今，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即
便后来他成了中学教师，但在我二十
五岁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还有一位老师，是我高二上学期
的语文老师，叫董铭杰。我在2016年
写的一篇散文《写作路上的“明灯”》
中，曾专门写到他——他毕业于浙师
大中文系，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在
《浙江日报》发表诗歌和散文。他来
教我们语文之前，我每次写的作文议
论文，总被高一的语文老师批为“乱
七八糟”，但他认为我的观点“别出心
裁”，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让我从此立志成为一名作家。虽然
董老师后来弃教从政又下海经商，但
在我三十多岁后，我们一直保持着
联系，特别在我2010年兼任《国家湿地》
执行主编起，他还成了忠实的特约作
者，每期为杂志写稿，直至2016年因
病离世。

我还想起儿子小学时的班主任
陈咏梅老师。在儿子刚进她的班级
时，她见他长得特别瘦小，颇为他的
健康担忧，便时时观察他的行动。之
后，宽慰地对我妻子说：“卢聪玩耍
时，勇猛有力，很健康。”后来，她又发
现我儿子偏食厉害，除了瘦肉和鱼，
几乎不吃其他蔬菜，学校提供的午
餐，他差不多都不吃。因为担心我儿
子的营养跟不上，她便建议我妻子，
每天的午餐在家里做好带去学校。

我记得，在儿子入学不久，我去参
加过一次家长会，她当着全班家长的面
说：“虽然我只是一名小学老师，但我
自认为是一名教育家。”对儿子六年的
教育，我认为她确实无愧于“教育家”
这个称号。

唐朝文学家韩愈在《师说》里
说，“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
但我觉得一位真正优秀的老师，除了
“传道授业解惑”，还需要用“人性的温
度”，去温暖每一位学生的心灵。像文友
周勇的那位老师，虽然我现在写这篇文
字的时候，尚不知道她到底是他哪个阶段
的老师，也不知道教过他哪门课，但这些
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宽容”
和“鼓励”，温暖过周勇的心灵；再说
我的丁永祥老师和董铭杰老师，还有
儿子小学班主任陈咏梅老师，他们的课
教得如何，对于现在的我和儿子而言，
也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曾经的那
种奉献、认可和关爱，至今仍时时温暖着
我们的心灵。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
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
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
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时

光流影

■孙虎原

时

光流影

■孙虎原